

2013 年归国事志 第二部分北京行（二）北大附小同学聚会 - 情系燕园

(2013-05-30 04:33:24)[\[编辑\]](#)[\[删除\]](#)

（二）北大附小同学聚会 - 情系燕园

2013 年 5 月 7 日我们 1955 年北大附小毕业的同学聚会在北大，作了一次寻根探访之行。早上九点在北大东门集合，一共到十位同学：赵夔、陈莹、朱毅明、王世珍、李曾同、闫浩平、顾志良、熊允同、林音和本人。由在北大任教的赵夔教授接应，进入北大。小学同学里还有位刘克永也任职北大，可惜他去了山东日照，前几天打电话给我，直说抱歉，这次不能参加，约定下次一定见。闫浩平和刘的父亲当时都在矿院，我们和赵夔都是 1953 年下半年入学的，闫浩平记得我们都是插班生，到今年整整一甲子 60 年了。大家直奔北大附小原校址而去，即现在的北大图书馆附近，陈莹肯定地指出，就在这儿，文革期间有座主席雕像，当时我们曾在这里照相。今天我们要再照相留念，林音和我都照了几张，后来请过路的学生照了全体合影。



前排左起：陈莹、王世珍、朱毅明、林音；

后排左起蔡恒胜、赵夔、李曾同、闫浩平、顾志良、熊允同

六十年来一甲子，同学有缘再相会；乡音未改两鬓白，梦系魂牵燕园情。

一九六八年我们和彭老师、史老师等人在原北大附小校址---当时曾有座主席雕像前合影，就包括这次来的陈莹、赵夔、林音、李曾同、闫浩平、王世珍、顾志良和我八人，以及王自任、刘达、杜俐、王天顥、刘克永、邢祖同和苗家林。



1968 + 12.1

前排左起：陈莹、王天顥、顾志良、蔡恒胜、刘克永、邢祖同、苗家林；

二排左起：孟碧莲、林音、孙老师、史老师、X老师、彭老师、王世珍；

三排左起：王自任、赵夔、李曾同、刘达、闫浩平、杜俐。

未名湖和博雅塔是北大的灵魂，是燕园建筑的精髓。这是我们必去的地方，沿着小路，翻过小丘，似乎儿时的记忆如此准确，我们来到了未名湖的南岸。这也是必照相的地方。



对岸的小岛石舫的湖光倒影如此清晰，真是神来之笔！不得不佩服当年 1921 年建设燕大新校园时，司徒雷登校长聘请了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墨菲（Henry K.Murphy）先生做的具体规划，当

时墨菲先生已经在中国数载，对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有很多的了解，因此他熟练地运用中国的古典造园林手法，至 1926 年夏，初步建成了一座具有中西合璧、轮奐辉煌、风格独特之新校舍。新校园以未名湖为中心，山水相依，楼阁交错，湖光塔影，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典雅幽静，是优良理想的教学环境，实为国内外大学之罕见。



这里据考证是拍摄未名湖和博雅塔最佳摄影地。



前排左起：王世珍、林音、荣燕生；

后排左起：蔡恒胜、石宏义、赵夔、王天顥。

接着我们向着未名湖北岸的镜春园和朗润园走去，这也是当年我们一些同学如陈莹、朱毅明居

住过的地方。



镜春园位于未名湖北端一带，北接朗润园，南到未名湖北岸，东至北大校园东墙，西接鸣鹤园遗址。在几座古园林中镜春园应该是最小的一个。如前所述，镜春园和鸣鹤园原为一个园区，最初名为“春熙院”，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为大学士和珅淑春园的一部分。后至嘉庆七年（1802），为了改作宅用，才将该园一分为二：西部赏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居住，是为鸣鹤园；东部较小，赏给嘉庆皇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这样就形成了东西两园鼎立的格局，现在从第一体育馆北端通向朗润园的大路就是当年两个园子的分界线。但镜春园相对来说比鸣鹤园要小得多，不到鸣鹤园的五分之一。朱毅明当年住在镜春园 83 号。近邻是孙泰来家，孙泰来也是北大附小同学，后来和陈莹成为一家子。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是当时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清代嘉庆年间赐与永璘为邸园。永璘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嘉庆四年被封为庆郡王，所以当时的春和园又俗称“庆王府”。嘉庆二十二年（1824），永璘的后人奕彩被夺去爵位，按照清朝惯例，春和园也被收归内务府管理。等到咸丰二年（1852）前后，春和园又转赐给恭亲王奕訢居住，始改名为朗润园。从此以后，朗润园就进入它的全盛时期。咸

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把原来和珅的府第赏赐给奕訢，这就是有名的恭王府。恭王府是现在北京城里保存最完整的亲王府邸。而朗润园则属于奕訢在京城西郊的一处别墅花园。奕訢得到朗润园以后，曾对朗润园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和增建。奕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病逝之后，朗润园又一次收归内务府管理。当时慈禧太后经常在颐和园垂帘听政，由于朗润园相去不远，便被作为内阁军机处和奏事诸大臣的会议之所，每逢三、六、九都要在此集会商议朝政。据余荣昌《故都变迁记略》所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慈禧太后令诸王大臣议官制于朗润园。1912年清帝逊位以后，朗润园仍归皇室所有。此后，徐世昌以租用为名拆毁鸣鹤园，将木料运回老家。这一举动引起了紫禁城小朝廷的戒心，深怕周围的皇亲园林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就把朗润园赏给了贝勒载涛作为私产。载涛也就成为朗润园并入燕园之前的最后一个园主了。载涛（1887—1970）是晚清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七子，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宣统皇帝的皇七叔。20世纪20年代初，燕京大学建校。不久，载涛便将朗润园卖与燕京大学作为教职工住宅。

（以上资料由陈莹提供）陈莹的家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搬到朗润园166号整个院子；我们另一同学缪晓夷家与陈家是同时搬入住162号（斜对门）；方美琪家住在167号东半部，166号的后面，两家连咳嗽声都听得到。她父亲方书春，教西方哲学的，于1959年（或1960年）因病自杀。当时倒没有影响方美琪考上清华保密专业（工程力学系）。陈家对门（161号）先后住过张颐（解放前曾任过四川大学校长）、沈履（沈伯母杨X清是杨荫榆家的亲戚）、孙国华几位知名教授；缪家后面163号、164号住过林超、严仁荫等教授；另外张鹤慈的祖父张东荪当时住在东面的178号，王力、余逊、闻家驊等也住在东面。还有二位外籍教师住在这里，一位是德语教师赵林克悌，她丈夫赵锡霖教授任职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他们的女儿赵容也是我们的同学。另一位是美籍教师温德先生，当年常在昆明湖游泳池见到他。他悠然自得地仰卧在水上，风趣地和我们交谈。1995年10月至1997年5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资对朗润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和增建。现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地就是原来陈莹的家。2001年，北京大学又对朗润园主岛的土山岗阜进行了整修，学界泰斗季羨林先生作为朗润园的老住户，专门为此题写“朗润园”三字于石碑之上。石碑现立于主岛土丘之上。在修复过程中，曾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支持。工程告竣以后，北京大学特意立碑以纪其事。由学界泰斗侯仁之先生与考古系张辛教授合撰《重修朗润园记》，追忆往昔历史，叙述修复原委，实为叙写朗润园历史的简洁文字。碑文由张辛教授书丹于石碑之上。这块新立石碑现在立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前。致福轩为当年恭亲王的起居之处，匾额“致福轩”三字为咸丰皇帝御笔亲题。行人到此，观致福轩，读《重修朗润园记》文，或可将朗润园的历史原委了然于胸。经过这一系列的整修和增建工作，朗润园的整体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所谓“材石坚致，丹刻富丽，有加于昔”。楼台亭阁，绿树花草，小桥流水，荷塘曲径，土山岗阜，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燕园中一处“可居可游”、幽雅秀美的园林居住区。但可惜的是燕园两个内湖，一曰“未名”，另一称“问号”的朗润湖已经干涸，河床里长满了蒿草。据说是因为学校经费有限，为将财力集中于迫切要务，已无心和无力再支付每年巨额的引水入校费用，无奈未名湖早已成为北大的象征，只好舍车保帅，狠下心来当了一回后娘，断了“问号”的给养，拆散了“未名”和“问号”这对姊妹。

然后我们来到了燕园的古典七楼建筑群，典雅的斗拱屋顶和雕梁画栋，它们衬着湖光塔影、苍松翠柏和婀娜垂柳，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七座楼分别冠以是“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合称“德才均备体健全”。过去曾是学生宿舍，现在已经变成了学校一些机关的办公楼。再过来，我们走到了北大西门，这应是北大的正门，主办公楼前有从圆明园搬来的华表，庄严肃穆，左右侧分别是外文楼和化学楼。



1955年7月北京大学附设小学毕业班师生曾在华表处合影如下：





北大附小 1955 年毕业放大照（右）



北大附小 1955 年毕业放大照（中）



北大附小 1955 年毕业放大照（左）



前排左起：荣燕生、林音、王世珍、王天顥；

后排左起：蔡恒胜、顾志良、赵夔、石宏义。



北京养寿山合影 1960.8

前排左起高环、林音、孟碧莲、苗家林；

后排左起蔡恒胜、闫浩平、赵夔、李曾同、刘克永、王天顥



北大西门

这次北大的其它地方未能都去，我们有些同学曾居住在燕东园、燕南园、蔚秀园、承泽园、中关园等地，他们的父母如今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的学界宗师们，如朱光潜、王竹溪、林庚、高铭凯、何其芳、邢其毅、李宪之、乐森瑀、陈占元、张东荪、张宗炳、...,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在当时孩子的眼睛里即没有无限崇拜和高山仰止，也没有威风扫地与弃之如履，他们不过是同学或小伙伴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过是一些可以被称作叔叔阿姨伯父伯母的大人们，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在成年人看来是那样非同一般的故事，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不过就是些最单纯的快乐和不快乐罢了。再见了，北大！再见了，同学们！我们会再相聚。

观看视频，请关闭此文，选下一项[北大附小同学聚会---情系燕园]（视频）。